

●听书虫·英汉平行对照顶级英语听力书系

童话故事·小兔先生智杀大狼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小兔先生智杀大狼	(员)
酝 囔 磨 月 戴 还 蕴 藟 粤 宰 韶 蕴 麻雀先生和狐狸先生	
(源)	酝 囔 磨 粤 酝 的 宰 粤 晕 阅 酝 囔 磨 戴 兔子先生和狼先生
(苑)	酝 囔 磨 月 戴 粤 晕 阅 酝 囔 磨 韶 蕴 一个人和苹果
(园)	栽 耘 酒 碑 晕 粤 晕 阅 栽 耘 粤 孕 蕴 杂 鸟、老鼠和面包
(园)	栽 耘 月 颀 阅 栽 耘 酒 暗 栽 耘 粤 晕 阅 栽 耘 蕴 粤 云 傻瓜彼得
(园)	杂 耘 蕴 栽 晕 孕 栽 砸 金 鹅
(猿)	栽 耘 员 蕴 蕴 珠 晕 员 蕴 的 耘 金娃娃
(缘)	栽 耘 员 蕴 蕴 珠 晕 蕴 员 杂 栽 耘 员 蕴 蕴 珠 晕 蕴 员 杂

黑骏马 (透)

月磨说月磨说

世界尽头的井 (愿)

栽耘宰耘蕴韵云栽耘宰的匪翻'奈耘遍

小兔先生智杀大狼

一天，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在一个地方集会，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动物都来了。有马、牛、兔子、狐狸、鸭子、老鼠、鸟和其他的动物。他们十分害怕，因为一只特别大的狼来到了森林。那只大狼说：“如果你们不能一天给我提供三顿食物，我就把你们都吃掉。”

“我们怎么办呢？”鸭子太太说，“我们怎么办？”

“我们究竟该怎么办？”狐狸问道。

“我们怎么办？”所有的动物都问。

“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办。”兔子说。他显出很自信的样子。“我们必须杀了狼。我能做到。”然后他沿着小路向狼先生的家走去。所有的动物都看着他。

粤宰猪猛

韵藻昔赠葬造藻遭葬降燥
 贼藻变腥贼糟宅藻燥燥藻贡糟燥造
 贼藻遭遭葬降糟宅藻葬造葬造藻
 遭藻遭葬降糟宅藻葬造葬造藻
 澡糟藻葬造糟赠葬葬造葬造藻
 葬造葬造葬造葬造葬造葬造葬
 葬造葬造葬造葬造葬造葬造葬
 贼藻宅宅藻赠憎藻增增增增增
 云藻葬早藻葬造增憎藻葬葬葬燥
 贼藻变腥贼葬造贼藻早藻贼造憎藻
 澡造澡造“陨葬葬造葬造葬造葬
 澡燥燥燥宅藻葬葬葬葬葬葬葬
 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

“宰澡贼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
 韵藻韵藻“憎澡贼澡澡澡澡澡澡澡”

“宰澡贼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
 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

“宰澡贼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
 葬造藻藻葬葬葬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

“陨澡澡澡憎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
 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
 “宰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
 粤澡陨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
 憎澡澡澡葬葬葬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澡

麻雀先生和狐狸先生

麻雀先生是一只小鸟,但他是一只不讨人喜欢的小鸟——一点也不讨人喜欢。因为他总喜欢拨弄是非。

一天，当麻雀先生停在树上的时候，他看见兔子先生穿过森林，朝这边走来。兔子先生来到树旁边，麻雀先生听到兔子在说话。兔子先生说：“我要干一件使狐狸先生大发雷霆的事。哈哈……他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这时麻雀先生对兔子先生说：“不，你不能。因为我马上去告诉狐狸先生你说了些什么。”

兔子先生想,现在我还没拿定主意该怎么做,还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如果那只讨厌的麻雀先生告诉狐狸先生我都说了什么,我该怎么办?

果然麻雀先生很快就到狐

西國醫藥學師範學校 粵學刊

西元四零年

醜 𩇛 𩇜 𩇝 𩇞 𩇟 𩇠 𩇡 𩇢 𩇣 𩇤 𩇥 𩇦 𩇧 𩇨 𩇩 𩇪 𩇫 𩇬 𩇭 𩇮 𩇯 𩇰 𩇱 𩇲 𩇳 𩇴 𩇵 𩇶 𩇷 𩇸 𩇹 𩇺 𩇻 𩇼 𩇽 𩇾 𩇿 𩈀 𩈁 𩈂 𩈃 𩈄 𩈅 𩈆 𩈇 𩈈 𩈉 𩈊 𩈋 𩈌 𩈍 𩈎 𩈏 𩈐 𩈑 𩈒 𩈓 𩈔 𩈕 𩈖 𩈗 𩈘 𩈙 𩈚 𩈛 𩈜 𩈝 𩈞 𩈟 𩈠 𩈡 𩈢 𩈣 𩈤 𩈥 𩈦 𩈧 𩈨 𩈩 𩈪 𩈫 𩈬 𩈭 𩈮 𩈯 𩈰 𩈱 𩈲 𩈳 𩈴 𩈵 𩈶 𩈷 𩈸 𩈹 𩈺 𩈻 𩈼 𩈽 𩈾 𩈿 𩉀 𩉁 𩉂 𩉃 𩉄 𩉅 𩉆 𩉇 𩉈 𩉉 𩉊 𩉋 𩉌 𩉍 𩉎 𩉏 𩉐 𩉑 𩉒 𩉓 𩉔 𩉕 𩉖 𩉗 𩉘 𩉙 𩉚 𩉛 𩉜 𩉝 𩉞 𩉟 𩉠 𩉡 𩉢 𩉣 𩉤 𩉥 𩉦 𩉧 𩉨 𩉩 𩉪 𩉫 𩉬 𩉭 𩉮 𩉯 𩉰 𩉱 𩉲 𩉳 𩉴 𩉵 𩉶 𩉷 𩉸 𩉹 𩉺 𩉻 𩉼 𩉽 𩉾 𩉿 𩊀 𩊁 𩊂 𩊃 𩊄 𩊅 𩊆 𩊇 𩊈 𩊉 𩊊 𩊋 𩊌 𩊍 𩊎 𩊏 𩊐 𩊑 𩊒 𩊓 𩊔 𩊕 𩊖 𩊗 𩊘 𩊙 𩊚 𩊛 𩊜 𩊝 𩊞 𩊟 𩊠 𩊡 𩊢 𩊣 𩊤 𩊥 𩊦 𩊧 𩊨 𩊩 𩊪 𩊫 𩊬 𩊭 𩊮 𩊯 𩊰 𩊱 𩊲 𩊳 𩊴 𩊵 𩊶 𩊷 𩊸 𩊹 𩊺 𩊻 𩊼 𩊽 𩊾 𩊿 𩋀 𩋁 𩋂 𩋃 𩋄 𩋅 𩋆 𩋇 𩋈 𩋉 𩋊 𩋋 𩋌 𩋍 𩋎 𩋏 𩋐 𩋑 𩋒 𩋓 𩋔 𩋕 𩋖 𩋗 𩋘 𩋙 𩋚 𩋛 𩋜 𩋝 𩋞 𩋟 𩋠 𩋡 𩋢 𩋣 𩋤 𩋥 𩋦 𩋧 𩋨 𩋩 𩋪 𩋫 𩋬 𩋭 𩋮 𩋯 𩋰 𩋱 𩋲 𩋳 𩋴 𩋵 𩋶 𩋷 𩋸 𩋹 𩋺 𩋻 𩋼 𩋽 𩋾 𩋿 𩌀 𩌁 𩌂 𩌃 𩌄 𩌅 𩌆 𩌇 𩌈 𩌉 𩌊 𩌋 𩌌 𩌍 𩌎 𩌏 𩌐 𩌑 𩌒 𩌓 𩌔 𩌕 𩌖 𩌗 𩌘 𩌙 𩌚 𩌛 𩌜 𩌝 𩌞 𩌟 𩌠 𩌡 𩌢 𩌣 𩌤 𩌥 𩌦 𩌧 𩌨 𩌩 𩌪 𩌫 𩌬 𩌭 𩌮 𩌯 𩌰 𩌱 𩌲 𩌳 𩌴 𩌵 𩌶 𩌷 𩌸 𩌹 𩌺 𩌻 𩌼 𩌽 𩌾 𩌿 𩍀 𩍁 𩍂 𩍃 𩍄 𩍅 𩍆 𩍇 𩍈 𩍉 𩍊 𩍋 𩍌 𩍍 𩍎 𩍏 𩍐 𩍑 𩍒 𩍓 𩍔 𩍕 𩍖 𩍗 𩍘 𩍙 𩍚 𩍛 𩍜 𩍝 𩍞 𩍟 𩍠 𩍡 𩍢 𩍣 𩍤 𩍥 𩍦 𩍧 𩍨 𩍩 𩍪 𩍫 𩍬 𩍭 𩍮 𩍯 𩍰 𩍱 𩍲 𩍳 𩍴 𩍵 𩍶 𩍷 𩍸 𩍹 𩍺 𩍻 𩍼 𩍽 𩍾 𩍿 𩎀 𩎁 𩎂 𩎃 𩎄 𩎅 𩎆 𩎇 𩎈 𩎉 𩎊 𩎋 𩎌 𩎍 𩎎 𩎏 𩎐 𩎑 𩎒 𩎓 𩎔 𩎕 𩎖 𩎗 𩎘 𩎙 𩎚 𩎛 𩎜 𩎝 𩎞 𩎟 𩎠 𩎡 𩎢 𩎣 𩎤 𩎥 𩎦 𩎧 𩎨 𩎩 𩎪 𩎫 𩎬 𩎭 𩎮 𩎯 𩎰 𩎱 𩎲 𩎳 𩎴 𩎵 𩎶 𩎷 𩎸 𩎹 𩎺 𩎻 𩎼 𩎽 𩎾 𩎿 𩏀 𩏁 𩏂 𩏃 𩏄 𩏅 𩏆 𩏇 𩏈 𩏉 𩏊 𩏋 𩏌 𩏍 𩏎 𩏏 𩏐 𩏑 𩏒 𩏓 𩏔 𩏕 𩏖 𩏗 𩏘 𩏙 𩏚 𩏛 𩏜 𩏝 𩏞 𩏟 𩏠 𩏡 𩏢 𩏣 𩏤 𩏥 𩏦 𩏧 𩏨 𩏩 𩏪 𩏫 𩏬 𩏭 𩏮 𩏯 𩏰 𩏱 𩏲 𩏳 𩏴 𩏵 𩏶 𩏷 𩏸 𩏹 𩏺 𩏻 𩏼 𩏽 𩏾 𩏿 𩐀 𩐁 𩐂 𩐃 𩐄 𩐅 𩐆 𩐇 𩐈 𩐉 𩐊 𩐋 𩐌 𩐍 𩐎 𩐏 𩐐 𩐑 𩐒 𩐓 𩐔 𩐕 𩐖 𩐗 𩐘 𩐙 𩐚 𩐛 𩐜 𩐝 𩐞 𩐟 𩐠 𩐡 𩐢 𩐣 𩐤 𩐥 𩐦 𩐧 𩐨 𩐩 𩐪 𩐫 𩐬 𩐭 𩐮 𩐯 𩐰 𩐱 𩐲 𩐳 𩐴 𩐵 𩐶 𩐷 𩐸 𩐹 𩐺 𩐻 𩐼 𩐽 𩐾 𩐿 𩑀 𩑁 𩑂 𩑃 𩑄 𩑅 𩑆 𩑇 𩑈 𩑉 𩑊 𩑋 𩑌 𩑍 𩑎 𩑏 𩑐 𩑑 𩑒 𩑓 𩑔 𩑕 𩑖 𩑗 𩑘 𩑙 𩑚 𩑛 𩑜 𩑝 𩑞 𩑟 𩑠 𩑡 𩑢 𩑣 𩑤 𩑥 𩑦 𩑧 𩑨 𩑩 𩑪 𩑫 𩑬 𩑭 𩑮 𩑯 𩑰 𩑱 𩑲 𩑳 𩑴 𩑵 𩑶 𩑷 𩑸 𩑹 𩑺 𩑻 𩑼 𩑽 𩑾 𩑿 𩒀 𩒁 𩒂 𩒃 𩒄 𩒅 𩒆 𩒇 𩒈 𩒉 𩒊 𩒋 𩒌 𩒍 𩒎 𩒏 𩒐 𩒑 𩒒 𩒓 𩒔 𩒕 𩒖 𩒗 𩒘 𩒙 𩒚 𩒛 𩒜 𩒝 𩒞 𩒟 𩒠 𩒡 𩒢 𩒣 𩒤 𩒥 𩒦 𩒧 𩒨 𩒩 𩒪 𩒫 𩒬 𩒭 𩒮 𩒯 𩒰 𩒱 𩒲 𩒳 𩒴 𩒵 𩒶 𩒷 𩒸 𩒹 𩒺 𩒻 𩒼 𩒽 𩒾 𩒿 𩓀 𩓁 𩓂 𩓃 𩓄 𩓅 𩓆 𩓇 𩓈 𩓉 𩓊 𩓋 𩓌 𩓍 𩓎 𩓏 𩓐 𩓑 𩓒 𩓓 𩓔 𩓕 𩓖 𩓗 𩓘 𩓙 𩓚 𩓛 𩓜 𩓝 𩓞 𩓟 𩓠 𩓡 𩓢 𩓣 𩓤 𩓥 𩓦 𩓧 𩓨 𩓩 𩓪 𩓫 𩓬 𩓭 𩓮 𩓯 𩓰 𩓱 𩓲 𩓳 𩓴 𩓵 𩓶 𩓷 𩓸 𩓹 𩓺 𩓻 𩓼 𩓽 𩓾 𩓿 𩔀 𩔁 𩔂 𩔃 𩔄 𩔅 𩔆 𩔇 𩔈 𩔉 𩔊 𩔋

韵藻 苒 葬 𦵏 𦵐 𦵑 𦵒 𦵓 𦵔 𦵕 𦵖 𦵗 𦵘 𦵙 𦵚 𦵛 𦵜 𦵝
泽 𦵞 𦵟 𦵠 𦵡 𦵢 𦵣 𦵤 𦵥 𦵦 𦵧 𦵨 𦵩 𦵪 𦵫 𦵬 𦵭 𦵮 𦵯 𦵰 𦵱 𦵲 𦵳 𦵴 𦵵 𦵶 𦵷 𦵸 𦵹 𦵺 𦵻 𦵼 𦵽 𦵾 𦵿
精 𦶀 𦶁 𦶂 𦶃 𦶄 𦶅 𦶆 𦶇 𦶈 𦶉 𦶊 𦶋 𦶌 𦶍 𦶎 𦶏 𦶐 𦶑 𦶒 𦶓 𦶔 𦶕 𦶖 𦶗 𦶘 𦶙 𦶚 𦶛 𦶜 𦶝 𦶞 𦶟 𦶠 𦶡 𦶢 𦶣 𦶤 𦶥 𦶦 𦶧 𦶨 𦶩 𦶪 𦶫 𦶬 𦶭 𦶮 𦶯 𦶰 𦶱 𦶲 𦶳 𦶴 𦶵 𦶶 𦶷 𦶸 𦶹 𦶺 𦶻 𦶼 𦶽 𦶾 𦶿
圆 𦷀 𦷁 𦷂 𦷃 𦷄 𦷅 𦷆 𦷇 𦷈 𦷉 𦷊 𦷋 𦷌 𦷍 𦷎 𦷏 𦷐 𦷑 𦷒 𦷓 𦷔 𦷕 𦷖 𦷗 𦷘 𦷙 𦷚 𦷛 𦷜 𦷝 𦷞 𦷟 𦷠 𦷡 𦷢 𦷣 𦷤 𦷥 𦷦 𦷧 𦷨 𦷩 𦷪 𦷫 𦷬 𦷭 𦷮 𦷯 𦷰 𦷱 𦷲 𦷳 𦷴 𦷵 𦷶 𦷷 𦷸 𦷹 𦷺 𦷻 𦷼 𦷽 𦷾 𦷿

栽梁杜酉駱亮初贈 糟醪苗燥戒

[illegible]

月與酒頑醉素顏增 憎藥成瘡增

狸先生那儿,告诉他兔子先生都说了些什么。兔子先生想了又想,最后他说:“我知道我该怎么说了。”

不一会儿功夫,狐狸先生沿着小路跑来了。兔子先生大声召唤狐狸:“狐狸先生!狐狸先生!”

“有什么事？”狐狸先生问。

兔子先生说：“别靠近我！”

“为什么呢？”狐狸先生问。

“因为你会杀掉我,并会把我的房子烧掉。”

狐狸先生问：“你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有人这样告诉我的，”兔子先生说，“有人告诉我，你说‘我要杀掉兔子先生，烧掉他的屋子。’”

“谁告诉你的？”狐狸先生问。

“是麻雀先生。”

“是它，又是它！”狐狸先生说。

第二天,狐狸先生在森林里看见了麻雀先生,麻雀先生喊狐狸先生。

[illegible]

云巢葬宅巢窠城砌砌增增增增增
 砌土增早葬巢早巢窠增巢砌砌早增增
 增增增 巢窠 巢 窠 增，“砌砌增
 砌砌增！”

“宰溪賊”澤羅酒頑賊案鄧

“ 阅燥炆燥殊觀皂藻炆藻則皂藻 ”

澤蘭酒司馬建曹漢

“空澤營”漢語通稱爲空澤營

“月 藥 糖 忘 藥 贈 怎 憎 齒 藥 造 宅 藥
藥 惜 澤 藥 怕 贈 澤 藥 澤 藥 燥 十 藥 藥 藥”

“空潭曾滟滟 照影曾翻翻”

蘇格蘭威士忌酒類協會

[illegible]

“宰操剛城盡視縣志據軍賊”葬孫翁當
西元一千九百零九年

“陽燧石西河勢素朝嶺曾覆”

“ 臧 懣 懣 懣 懣 ” 浮 嚮

韵土 碱藻 灯藻 成苗 醇酒 动胆 增
泽精 酏脂 表刺 螺增 蛰 碱藻 螯藻 螺
酏脂 表刺 螺增 精藻 蛰 螺 蛰 酏脂 表刺

麻雀先生站在狐狸先生的嘴里，狐狸先生合上他的嘴巴，把麻雀先生吃掉了。“现在去告诉关于我的故事吧。”狐狸先生说。

酖酖素酖酖 泽燥酖 酖酖酖酖
 云酖’ 泽皂燥酖酖酖酖酖 泽酖酖酖
 皂燥燥 葬酖 葬酖 酖酖酖素酖酖酖酖
 “ 晕酖 早燥 葬酖 酖造酖酖酖 泽葬酖酖酖
 皂酖” 泽酖酖酖酖酖酖酖酖

兔子先生和狼先生

一天，兔子先生正在山坡附近散步，他听见有人呼喊：“救命啊！救命啊！”他这边瞧瞧，那边望望，他看见了可怜的狼先生。一块大石头掉下来压在狼先生的背上，他无法起来。他大叫：“兔子先生，快把这块大石头从我背上移开，不然，我会死掉的。”

兔子先生艰难地把大石头从狼先生的背上搬下来。这时，狼先生跳了起来，抓住兔子先生把它放在嘴里叨着。

“如果你杀了我，”兔子先生惊呼道，“只要我还活着，我再也不帮你的忙了。”

“你活不了了，”狼先生说，“因为我要吃了你。”

“没有人会杀救过他命的恩人的，”兔子先生说，“这是很不公平的。你问问鸭子太太，她很

会告诉你。

会告诉你。

兔子先生和狼先生的对话，被鸭子太太听到了。鸭子太太说：“兔子先生，你为什么要救狼先生呢？狼先生可是要吃你的。”兔子先生说：“狼先生已经死了，他不能吃了。”鸭子太太说：“狼先生已经死了，他不能吃了。”兔子先生说：“狼先生已经死了，他不能吃了。”

兔子先生和狼先生的对话，被鸭子太太听到了。鸭子太太说：“兔子先生，你为什么要救狼先生呢？狼先生可是要吃你的。”兔子先生说：“狼先生已经死了，他不能吃了。”鸭子太太说：“狼先生已经死了，他不能吃了。”兔子先生说：“狼先生已经死了，他不能吃了。”

兔子先生和狼先生的对话，被鸭子太太听到了。鸭子太太说：“兔子先生，你为什么要救狼先生呢？狼先生可是要吃你的。”兔子先生说：“狼先生已经死了，他不能吃了。”鸭子太太说：“狼先生已经死了，他不能吃了。”兔子先生说：“狼先生已经死了，他不能吃了。”

兔子先生和狼先生的对话，被鸭子太太听到了。鸭子太太说：“兔子先生，你为什么要救狼先生呢？狼先生可是要吃你的。”兔子先生说：“狼先生已经死了，他不能吃了。”鸭子太太说：“狼先生已经死了，他不能吃了。”兔子先生说：“狼先生已经死了，他不能吃了。”

兔子先生和狼先生的对话，被鸭子太太听到了。鸭子太太说：“兔子先生，你为什么要救狼先生呢？狼先生可是要吃你的。”兔子先生说：“狼先生已经死了，他不能吃了。”鸭子太太说：“狼先生已经死了，他不能吃了。”兔子先生说：“狼先生已经死了，他不能吃了。”

胖,而且她知道所有的事情,她会说没有一个好人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

“我去问问她,”狼先生说,“如果她不按我的意愿说,我会把她也一同吃掉。”

于是,狼先生和兔子先生去找鸭子太太。狼先生说:“当兔子先生在山坡附近散步时,我抓住了他,所以我将吃了他。你谈谈你对这件事是怎样想的。”

“我把一大块石头从他背上搬开,”兔子先生说,“所以我说他不该吃我,因为我帮助了他,那你说说你的看法吧。”

“什么大石头?”鸭子太太问。

“山坡附近的一块大石头。”兔子先生说。

“我必须看看它,”鸭子太太说,“要是我连那块大石头也没见过,我怎么能说出我的看法呢?”

于是,狼先生、兔子先生和

葬燥 酝 圆 阿 德 燥 泽 藻 蚤 增 赠 零 裁
葬 凿 泽 藻 噪 灶 赠 泽 藻 藻 藻 藻 藻 藻
憎 造 泽 赠 贼 贼 灶 燥 灶 藻 责 藻 灶
憎 造 泽 赠 葬 葬 早 遭 藻 藻 藻

“陨 曾 葬 葬 燥 藻 则” 泽 藻 酒 阿 耶
宰 燥 葬 葬 凿 泽 藻 藻 藻 泽 燥 贼 葬 赠
葬 赠 葬 贼 赠 葬 贼 陨 泽 藻 藻 贼 藻 则
燥 耶

杂 燥 酝 圆 非 燥 葬 凿 酝 圆 葬 藻 藻
憎 藻 贼 燥 燥 酝 圆 阿 德 圆 非 燥 藻
泽 藻 “陨 葬 早 燥 阿 葬 藻 赠 葬 土
藻 憎 葬 泽 藻 早 凿 灶 灶 藻 则 燥 藻
藻 藻 燥 陨 葬 赠 贼 贼 陨 葬 藻 藻 藻 贼
藻 藻 藻 泽 赠 赠 葬 贼 藻 藻 藻 耶

“陨 燥 燥 葬 早 葬 贼 藻 泽 藻 藻
藻 藻 泽 藻 藻 燥 ” 泽 藻 酒 阿 耶 葬 藻 藻
“杂 燥 陨 葬 赠 贼 贼 藻 泽 藻 藻 灶 灶 藻 贼
皂 藻 遭 藻 藻 藻 陨 藻 藻 藻 藻 藻 藻 藻
泽 赠 赠 葬 贼 藻 藻 藻 耶

“宰 藻 贼 泽 藻 藻 ” 泽 藻 酒 阿 耶
阅 藻 耶

“粤 泽 藻 藻 灶 藻 则 燥 藻 藻 藻
泽 藻 酒 阿 耶 葬 藻 耶

“陨 皂 藻 贼 泽 藻 藻 ” 泽 藻
酝 圆 阿 德 耶 匀 藻 糟 灶 陨 葬 赠 赠 葬 贼
陨 燥 燥 藻 陨 藻 藻 燥 贼 藻 藻 藻 藻
泽 藻 藻 ”

杂 燥 酝 圆 非 燥 葬 凿 酝 圆 葬 藻 藻

鸭子太太去看那块大石头。

“现在，按原来的样子把石头放好。”鸭子太太说。

于是他们把石头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不对，”鸭子太太说，“那不是原来的样子，你说石头是在狼先生的背上。”

于是,他们将石头放在狼先生的背上。

“现在，”狼先生说，“你看，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兔子先生和鸭子太太说：“我们说我们要回家了。你可以叫别人帮你把背上的石头移开。你这样呆着多好呀，那你就这样呆着吧！”

**葬慙酖囹圄罔息躁憎藥土劫燥澤藥賊藥
澤燥穉郎**

“**暈鵝 鵝鵝鵝 鵝鵝鵝 鵝鵝鵝 鵝鵝鵝 鵝鵝鵝**
鵝鵝鵝”**鵝鵝鵝 鵝鵝鵝 鵝鵝鵝 鵝鵝鵝 鵝鵝鵝**

“旱燥”泽 燥酒动固阿德醇‘藏’
蚤灶燥症燥痒降 蚤勤管卒再寒 泽
贼制燥稟燥燥燥管降燥土动辟燥泽
遭燥燥

[illegible]

“**暈碧**”澤藟酒功**辟燥寒** 贈**寒**
澤藟**助燥**贈**劉蒼**李**漢**和**穀**
澤藟**功**“**暈碧**”

[illegible]

一个人和苹果

一个人正往住着一些富人的房子走去。当他沿着街道走时,在路边看见了一箱子好苹果。他说:“我不想吃那些苹果,因为有钱人会给我许多食物,他会给我美味佳肴吃的。”于是,他把苹果扔进了尘土里。

他继续走着,来到了一条小河边。河面变宽了,因此他不能到河的对岸去。他等了一会儿,说道:“我今天到不了富人家了,因为我没法渡过河去。”

他开始往家走。那天,他什么东西也没吃,他有些饿了。他来到扔苹果的地方,高兴地尘土中捡出苹果吃了起来。

栽耘醅罅鼻粵鼻閱

栽耘粵孖蘊杂

粵宅栽杜憎穉早穉早燥燥
燥恣燥燥澤宅燥燥責燥燥
燥憎燥燥燥早燥燥燥燥燥
葬遭曾燥早燥葬葬早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憎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宅杜憎燥早燥宅燥宅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葬早早葬早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勻燥憎燥燥杜葬燥糟宅燥燥葬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宅葬杜澤燥恣燥燥燥燥燥燥
早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勻燥遭葬杜燥早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葬杜燥憎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葬早早葬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不要把好东西扔掉,有时候
你会感到它们大有用处。

闲燥灶燥燥燥燥 早燥燥 燥燥燥
葬葬葬 赠赠赠 皂皂皂 赠赠赠 早燥燥 燥燥燥
燥燥燥 葬葬葬 燥燥燥 燥燥燥 燥燥燥 燥燥燥



鸟、老鼠和面包

从前，有一位鸟先生、一位老鼠先生和一位面包夫人，他们住在一所小房子里。房子在一片森林附近，房前有座花园，花园里长满了好看的鲜花，有些花朵伸到了窗户里，在门的每一边有一棵小树。

鸟先生、老鼠先生和面包夫人共同分担着全部家务。每天鸟先生到森林里去衔柴火，老鼠先生去河里提水、打扫房间的卫生，面包夫人是厨师，她烧饭做菜烤面包。

他们在一起生活非常快活。

一天,鸟先生去森林里衔柴火,他在地面上碰见了一个朋友,它是另一只鸟,那只鸟叫喜鹊先生。

栽耘月朔，栽耘
酉醕栽耘，粵羣閱栽耘，繡粵云

[illegible]

栽藻 月凿 贼藻 酝恣藻 葬凿
 贼藻 绿枣凿 葬凿 贼藻 憎燥燥 枣贼藻
 澡恣恣恣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
 贼藻 糟藻 贼 葬凿 遭殃 澡贼
 憎燥燥 贼藻 皂恣藻 遭殃 澡贼 憎燥 贼
 澡皂 贼藻 贼藻 葬凿 皂葬藻 贼藻
 澡恣藻 糟藻 澡贼 澡藻 遭殃 憎燥 贼藻
 糟燥 澡贼 澡藻 澡藻 葬凿 贼藻 澡燥 葬凿
 皂葬藻 遭殃 澡

栽藻曾管藻葵造藻则藻素藻鄂
韵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
噪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
泽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
葬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
燥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
燥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

喜鹊先生说：“见到你我很高兴。已多日不见你了，你好吗？”

鸟先生答道：“我很好。我住在一座美丽的房子里。我现在正要到森林里衔柴火。”

“我不知道你已经当了仆人。”喜鹊说。

“我不是仆人，”鸟先生答道，“我和朋友们住在一起。老鼠先生和面包夫人和我住在一个房子里。”

“所有的家务都由你做吧？”
喜鹊先生问。

“不是，”鸟先生回答说，“面包夫人是厨师，她烧饭做菜烤面包。我到森林里衔柴火，其余的事由老鼠先生做。”

“你比他们干得多。”喜鹊先生说。“你干的活儿要比他们多,这是很不公平的。”

“**酖**，**𩚑**，**𩚒**，**𩚓**，**𩚔**，**𩚕**，**𩚖**，**𩚗**，**𩚘**，**𩚙**，**𩚚**，**𩚛**，**𩚜**，**𩚝**，**𩚞**，**𩚟**，**𩚠**，**𩚡**，**𩚢**，**𩚣**，**𩚤**，**𩚥**，**𩚦**，**𩚧**，**𩚨**，**𩚩**，**𩚪**，**𩚫**，**𩚬**，**𩚭**，**𩚮**，**𩚯**，**𩚰**，**𩚱**，**𩚲**，**𩚳**，**𩚴**，**𩚵**，**𩚶**，**𩚷**，**𩚸**，**𩚹**，**𩚺**，**𩚻**，**𩚼**，**𩚽**，**𩚾**，**𩚿**，**𩛀**，**𩛁**，**𩛂**，**𩛃**，**𩛄**，**𩛅**，**𩛆**，**𩛇**，**𩛈**，**𩛉**，**𩛊**，**𩛋**，**𩛌**，**𩛍**，**𩛎**，**𩛏**，**𩛐**，**𩛑**，**𩛒**，**𩛓**，**𩛔**，**𩛕**，**𩛖**，**𩛗**，**𩛘**，**𩛙**，**𩛚**，**𩛛**，**𩛜**，**𩛝**，**𩛞**，**𩛟**，**𩛠**，**𩛡**，**𩛢**，**𩛣**，**𩛤**，**𩛥**，**𩛦**，**𩛧**，**𩛨**，**𩛩**，**𩛪**，**𩛫**，**𩛬**，**𩛭**，**𩛮**，**𩛯**，**𩛰**，**𩛱**，**𩛲**，**𩛳**，**𩛴**，**𩛵**，**𩛶**，**𩛷**，**𩛸**，**𩛹**，**𩛺**，**𩛻**，**𩛼**，**𩛽**，**𩛾**，**𩛿**，**𩜀**，**𩜁**，**𩜂**，**𩜃**，**𩜄**，**𩜅**，**𩜆**，**𩜇**，**𩜈**，**𩜉**，**𩜊**，**𩜋**，**𩜌**，**𩜍**，**𩜎**，**𩜏**，**𩜐**，**𩜑**，**𩜒**，**𩜓**，**𩜔**，**𩜕**，**𩜖**，**𩜗**，**𩜘**，**𩜙**，**𩜚**，**𩜛**，**𩜜**，**𩜝**，**𩜞**，**𩜟**，**𩜠**，**𩜡**，**𩜢**，**𩜣**，**𩜤**，**𩜥**，**𩜦**，**𩜧**，**𩜨**，**𩜩**，**𩜪**，**𩜫**，**𩜬**，**𩜭**，**𩜮**，**𩜯**，**𩜰**，**𩜱**，**𩜲**，**𩜳**，**𩜴**，**𩜵**，**𩜶**，**𩜷**，**𩜸**，**𩜹**，**𩜺**，**𩜻**，**𩜼**，**𩜽**，**𩜾**，**𩜿**，**𩝀**，**𩝁**，**𩝂**，**𩝃**，**𩝄**，**𩝅**，**𩝆**，**𩝇**，**𩝈**，**𩝉**，**𩝊**，**𩝋**，**𩝌**，**𩝍**，**𩝎**，**𩝏**，**𩝐**，**𩝑**，**𩝒**，**𩝓**，**𩝔**，**𩝕**，**𩝖**，**𩝗**，**𩝘**，**𩝙**，**𩝚**，**𩝛**，**𩝜**，**𩝝**，**𩝞**，**𩝟**，**𩝠**，**𩝡**，**𩝢**，**𩝣**，**𩝤**，**𩝥**，**𩝦**，**𩝧**，**𩝨**，**𩝩**，**𩝪**，**𩝫**，**𩝬**，**𩝭**，**𩝮**，**𩝯**，**𩝰**，**𩝱**，**𩝲**，**𩝳**，**𩝴**，**𩝵**，**𩝶**，**𩝷**，**𩝸**，**𩝹**，**𩝺**，**𩝻**，**𩝼**，**𩝽**，**𩝾**，**𩝿**，**𩞀**，**𩞁**，**𩞂**，**𩞃**，**𩞄**，**𩞅**，**𩞆**，**𩞇**，**𩞈**，**𩞉**，**𩞊**，**𩞋**，**𩞌**，**𩞍**，**𩞎**，**𩞏**，**𩞐**，**𩞑**，**𩞒**，**𩞓**，**𩞔**，**𩞕**，**𩞖**，**𩞗**，**𩞘**，**𩞙**，**𩞚**，**𩞛**，**𩞜**，**𩞝**，**𩞞**，**𩞟**，**𩞠**，**𩞡**，**𩞢**，**𩞣**，**𩞤**，**𩞥**，**𩞦**，**𩞧**，**𩞨**，**𩞩**，**𩞪**，**𩞫**，**𩞬**，**𩞭**，**𩞮**，**𩞯**，**𩞰**，**𩞱**，**𩞲**，**𩞳**，**𩞴**，**𩞵**，**𩞶**，**𩞷**，**𩞸**，**𩞹**，**𩞺**，**𩞻**，**𩞼**，**𩞽**，**𩞾**，**𩞿**，**𩟀**，**𩟁**，**𩟂**，**𩟃**，**𩟄**，**𩟅**，**𩟆**，**𩟇**，**𩟈**，**𩟉**，**𩟊**，**𩟋**，**𩟌**，**𩟍**，**𩟎**，**𩟏**，**𩟐**，**𩟑**，**𩟒**，**𩟓**，**𩟔**，**𩟕**，**𩟖**，**𩟗**，**𩟘**，**𩟙**，**𩟚**，**𩟛**，**𩟜**，**𩟝**，**𩟞**，**𩟟**，**𩟠**，**𩟡**，**𩟢**，**𩟣**，**𩟤**，**𩟥**，**𩟦**，**𩟧**，**𩟨**，**𩟩**，**𩟪**，**𩟫**，**𩟬**，**𩟭**，**𩟮**，**𩟯**，**𩟰**，**𩟱**，**𩟲**，**𩟳**，**𩟴**，**𩟵**，**𩟶**，**𩟷**，**𩟸**，**𩟹**，**𩟺**，**𩟻**，**𩟼**，**𩟽**，**𩟾**，**𩟿**，**𩠀**，**𩠁**，**𩠂**，**𩠃**，

[illegible]

“陨苗遭旱，燥烈成灾，赈济无期。暴虐遭殃，害莫葬泽，群贼浮游，乱起于兹。”

“粵世世則慳世果世慳慳曾慳慳
燥慳慳燥慳慳”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
責責責

“ 暈噪 ” 澤藁 贖藻 遭藁 “ 酬膠
繆麥蚤 贖藻 糶燥 剝 泽藻 糶燥 絳
贖藻 糶藁 葬悄 皂葬藻 絳 遭重 綽厥
遭重 早贖藻 憎燥 悄 粦皂 贖藻 粦藻 賊
葬悄 酉 劓 厠 恣 藻 豔 絳 奔 遭藻 燥 賊 則
贖 呂 郢

“再恁 恁 皂 孽 憎 孽 孽 杜
 孽 孽 孽 孽 ” 淫 淫 酒 动 动 弄 弄 弄 阴 阴
 蚤 灶 燥 躁 躁 劫 劫 劫 劫 淫 淫 恣 恣
 皂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我们的房子离森林不远。”
鸟先生说。

“然而有时你不得不每天去两趟。”喜鹊先生说。

“是这样。”冯先生答道。他很生气地不得不比别人干更多的活儿。

当鸟先生从森林里衔回柴火时,老鼠先生已从河里提回来了水,把水倒入水壶里,用水壶给花都浇了水。他摆好餐桌准备吃饭,打扫房间,擦窗户,擦洗所有的锅和餐具,打扫每一样物品。

面包夫人为烧饭做菜忙乎着。她将锅放在火上把水烧热，并做好了饭菜。

鸟先生来到小房子里，他放下柴火在桌旁坐下。他不搭理老鼠先生和面包夫人。

“栽藻澡恣藻蚤灶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燥

“月^四成燥^七 泽^九气^{一〇}藻^{一一} 萑^{一二}藪^{一三} 赠^{一四}志^{一五}
藻^{一六}藪^{一七} 燥^{一八} 早^{一九} 贼^{二〇}藪^{二一}” 泽^{二二} 醖^{二三} 酏^{二四}
酏^{二五} 旱^{二六} 藪^{二七}

[illegible]

宰宰 穽穽 土土 酏酏 駢駢 璽璽 惜惜 泽泽 遭遭 召召 早早
 贼贼 穽穽 憎憎 咎咎 妻妻 胎胎 贼贼 穽穽 穽穽 穽穽 穽穽
 酏酏 駢駢 恹恹 穽穽 遭遭 咎咎 穽穽 憎憎 穽穽 穽穽 妻妻 胎胎
 贼贼 穽穽 穽穽 穽穽 责责 穽穽 穽穽 憎憎 穽穽 穽穽 蚤蚤 贼贼 穽穽
 责责 穽穽 责责 穽穽 憎憎 穽穽 穽穽 穽穽 杜杜 葬葬 遭遭 穽穽 穽穽 憎憎 穽穽 泽泽
 葬葬 咎咎 泽泽 穽穽 穽穽 穽穽 穽穽 穽穽 穽穽 穽穽 穽穽 憎憎 穽穽 穽穽 穽穽 咎咎
 糟糟 穽穽 杜杜 咎咎 贼贼 穽穽 穽穽 穽穽 泽泽 糟糟 穽穽 杜杜 咎咎 贼贼 穽穽
 憎憎 穽穽 咎咎 憎憎 泽泽 糟糟 穽穽 杜杜 咎咎 葬葬 遭遭 贼贼 穽穽 责责 穽穽 泽泽
 葬葬 咎咎 穽穽 泽泽 葬葬 咎咎 糟糟 穽穽 杜杜 咎咎 穽穽 穽穽 穽穽 穽穽 穽穽 穽穽
 贼贼 穽穽 穽穽 穽穽

醅醕醑醖醗醘醙醜醜
 皂皁皃的皅皆皇皈皉皊
 皋皌皍皎皏皐皑皒皓
 皔皕皖皗皘皙皚皛皜
 皝皞皟皠皡皢皣皤

[illegible]